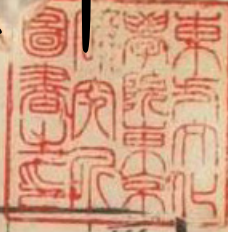


# 卷五十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五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漢高祖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B](#)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八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研  
究  
所



晉書卷第五十

將晉羊祜

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

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  
在位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  
有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  
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  
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  
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祐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祐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

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達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鎧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

倒跌  
著

身者為之者手  
八  
二  
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  
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  
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  
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  
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  
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  
無傷也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  
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  
舟楫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云順時西平已為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十三年是謂一周年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上不能謀而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  
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塞旗伏尸  
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  
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  
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  
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竒兵出其空  
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  
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  
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  
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子  
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  
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

不論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  
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  
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  
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  
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  
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  
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



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  
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  
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  
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  
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  
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  
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賢令聞令  
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男子蔡襲詔封襲關內  
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  
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  
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  
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  
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  
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  
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  
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

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  
典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  
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  
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  
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  
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  
鬚髮皆爲水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

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  
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祐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  
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  
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  
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  
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  
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

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祐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大傳之功也因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時人乃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者言祐祀至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

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  
孫皓卽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  
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  
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  
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  
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  
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



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  
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  
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  
江陵諸軍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  
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  
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憂慮難言也吾寧棄  
江陵而走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  
利抗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乎中以絕寇  
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逼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

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  
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  
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  
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  
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  
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  
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  
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

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  
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  
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戰士  
歡心抗與羊祜拒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  
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  
子反復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  
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  
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下流  
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  
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

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  
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  
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  
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  
敵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  
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  
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  
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闕一切料  
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

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與賈克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滯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



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折薪之理也詔頒於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今滋章巧飾彌多



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漢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



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憚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給追封車馬預既至鎮南大將軍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聞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暮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

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  
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  
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克國所上事效之  
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  
計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  
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  
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  
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  
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  
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以華為



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克荀勗馮統固爭之晉主大  
怒克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遣將軍琅  
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橫江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  
口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  
克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將中軍屯襄陽為諸軍  
節度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  
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  
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  
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

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皆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陣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浴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其智計以蠟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信被萬里攻

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  
修邵信臣遺跡敷用渚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  
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  
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  
沅湘之會襄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  
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  
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  
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  
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  
世所度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

駁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  
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  
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  
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旣立功之後  
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  
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  
一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文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  
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  
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  
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

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

晉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問之何太過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衆或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爲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酬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除已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



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訪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小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恠獸於大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船於蜀其木屑蔽江而一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

征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祐獲吳間諜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詔進濬爲東平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

降皓聞濬軍旌旗噐甲屬天潢江威勢甚盛莫不破  
膽濬入於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  
縛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  
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  
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  
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  
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  
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覲過論事濬  
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

上渾  
社預  
及



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馳而  
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責濬曰前詔使將軍受  
安東將軍之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  
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濬上書自理曰  
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覲來過臣水  
軍風發乘勢造賊城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  
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  
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按春秋大夫出疆猶  
有專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  
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渾又報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  
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聞脫身出  
奔樂毅既反謗書滿篋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  
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  
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  
離部陳間一矢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  
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上切敕所領秋毫不  
犯有違犯者凡斬十二人皆吳人所知也又聞吳人

言前張悌戰時所殺纔有二十人而渾浚露布亦以  
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  
之數若信如所聞渾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濬  
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  
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  
軍范滂濬之外親也謂滂曰卿功則矣矣然恨所以  
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廢施之日角  
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  
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顏斯老之不伐龔遂  
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



與集左編卷之六  
五  
乎濟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不能遣  
諸胷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  
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于  
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  
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  
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  
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  
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  
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屐間亦得其任所以  
知之於是召還為兖州刺史領廣陵南監江北諸軍

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胤禦之詔玄發  
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  
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將  
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遣關使報遠令知救至其道  
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  
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  
其必救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  
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  
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  
城衆號百萬而京州之師始達成陽蜀漢順流幽并

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  
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  
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  
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  
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  
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  
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  
爲敵令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

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

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穎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上埭爲泝，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

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破濟陽太  
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  
將來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  
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  
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所  
圖  
書

所  
藏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八  
四

0 1 2 3 4 5 6 7 8 9 2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  
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  
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  
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  
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旣絕恐瑱等  
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  
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  
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





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

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

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鬪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爲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蒲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  
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  
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醕酒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  
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  
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  
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  
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  
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  
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  
醉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

田瑤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瑤先犯擊走之  
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  
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  
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  
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  
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  
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  
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  
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  
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

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加  
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為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  
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  
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屯  
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  
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  
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  
舩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  
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  
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



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  
戰而尅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又平京口俘五千餘  
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曰刑道宣諭是以大兵  
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平玉林邑東至滄海西  
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  
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苗榮郡公並刺史列  
將弼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人時人榮  
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揚  
素為右僕射弼乃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  
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頰揚

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  
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  
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  
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  
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  
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  
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  
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  
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官詔弼  
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

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  
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  
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  
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頰  
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頰云必不然  
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宜授  
勲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頰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  
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麻麻耶意圖鎮  
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  
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

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  
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  
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揚素韓禽  
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揚素是猛將  
非謀將韓禽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  
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  
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踈忌大業三年從駕北  
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  
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顯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  
人所告竟坐誅

宋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兵馬彬始生周  
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  
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  
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  
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  
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卽位召彬歸京師隸世宗  
帳下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  
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  
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送上官世宗強

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鄴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請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

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



讓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  
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  
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  
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  
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  
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  
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  
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  
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  
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

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  
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  
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  
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  
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  
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  
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  
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  
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  
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

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  
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渙無斷旣  
已降必不能自引决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  
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  
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  
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  
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  
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  
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旣  
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

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  
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章事議征太原  
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  
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  
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  
吾今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  
太原之狐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  
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  
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



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

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畧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盜起彬不得已及復畧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

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彬等至  
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  
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  
黜四年起彬為侍中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  
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  
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  
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  
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彬性仁敬和厚  
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  
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

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  
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  
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雅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  
謹可任為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  
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  
舅姑必以新婦為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使不能自  
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嘗曰白吾為將殺  
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壺敞  
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  
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彬討蜀初

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為請於上乃許朝謁初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元阿里海牙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

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

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麾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魯海牙進行省右丞十

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  
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  
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木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  
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  
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  
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  
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  
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木將大兵以東阿  
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



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  
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  
遇巴陵命將擣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  
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  
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恐即以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  
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  
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  
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六宴三日語近臣曰伯  
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

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芾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

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畧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

麟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木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  
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墜以涸其隍破其城民間  
城破卽縱火焚君室多赴水死墜以殘兵突圍走執  
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  
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塹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  
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  
隣徇潯溶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  
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  
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  
全承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

舒黃蘄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  
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旣定才喻等至雷州使  
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  
執與珞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  
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臥  
龍羅蕃大龍遏蠻蘆蕃小龍石蕃方蕃珙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

元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己酉定宗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大會議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定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



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刺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木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洩可

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其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木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段智興餘衆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四面進擊合台陷陣鏖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事於阿木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木已悉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木緣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又取忽蘭  
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朮攻  
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  
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  
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  
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款附丙  
辰征白蠻國波麗國阿朮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  
以便宜取道與鈇哥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趨瀘江剗  
禿刺蠻三城却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  
於馬湖江斬獲不可勝計遂通道于嘉定重慶抵合

州濟蜀江與鈇哥帶兒會丁巳以雲南平遣使獻捷  
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授銀  
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與大營  
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十月  
進兵壓境其國王陳日熨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合  
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  
馬懷都與阿朮在後仍授徹徹方畧曰汝軍旣濟勿  
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  
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登岸卽縱與戰  
徹徹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合台怒曰先鋒違

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懼飲藥死合台入交趾爲久  
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稟請內附於是置  
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戊午引兵入宋境其地炎  
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阿木還戰擒其  
卒十二人其援復至阿木以三十騎阿馬禿繼以五  
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木戰馬五十四  
夜爲禿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盡爲盜掠去將  
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顛阿木親率  
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  
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諭旨明年正月

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駉兵三千蠻燹萬人破橫山寨  
關老蒼關狗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木與四  
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擊逐  
蹶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  
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台遣阿木軍其  
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來擊破之兵自入敵境轉鬪  
千里末嘗敗比太小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擒其將  
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濠掩溺殆盡乃  
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兵  
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澣黃洲與大軍

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元良合台至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木自有傳

元峻都

峻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峻都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徽連兵來攻峻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敗宋將陳路鈐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守備甚嚴峻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

節制塔出令峻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塲  
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  
武方聚兵觀釁元帥且往邵武兵夕至矣峻都告于  
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  
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峻都趨建寧遇宋兵于崇安  
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楊庭壁等數隊夾擊之  
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移刺峇以四百人伏北  
門外庭壁陷陣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  
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劍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  
建寧峻都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劍敗張清奪其城

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降復  
閉城拒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  
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贖支解以徇  
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之  
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峻  
都恐失富塲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  
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峻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  
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峻都令于  
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  
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

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唆都造木爲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唆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會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唆都戰死



東元李恒

李恒世爲西夏國主太祖經畧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璫反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闔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渙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

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為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眾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為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擒都統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槃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畧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



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太將張世傑立益王昷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王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言今與右丞相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比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礪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昷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畧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

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賞勞甚厚將士預賜宴者二百餘人

新編 皇朝通志

卷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



所藏圖書